

家庭的明天



家庭的明天

邓伟志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许医农
封面设计 石俊生
技术设计 欣 宇

《传统与变革》丛书

家庭的明天

邓伟志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延安中路5号)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

787×960毫米 32开本

5.125印张 76千字 2插页

1986年12月第1版

198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0册

书号: 2115·25 定价: 0.90 元

总序

《传统与变革》丛书的第一批书稿总算以现在这副模样同读者见面了。

有心的读者大概不会忘记，自一九八五年夏秋间伊始，传统与变革问题成了思想理论界的热门话题，大大小小的观念变革讨论会不计其数，许多报刊也开辟了专栏，展开了讨论；同时，更深层的文化反省和文化比较研究也成了人们关注的热点。

这当然不是偶然的事。社会的现代化需要人的现代化，现代化的人需要有现代化的文化和观念。然而，这话说说容易，真要深究起来却不是简单的事。什么是现代化的文化呢？人

602 88/25

们当然不会简单到从时间序列的先后次序上去判断，谁也不敢断言说凡是新近出现的或者在现代生活中仍然通行的文化就是现代文化；同样，谁也不能断言说凡是在千百年前就扎了根的文化都在荡涤之列。问题恰恰在于：由于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和连续性，在现代人的文化性格中往往有可能仍然保留着古老的内容；而前所未有的新东西也可能是鱼目和珍珠相混，金粒夹裹着泥沙。

也许正是因为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因此近百年来，什么时候现代化的呼声高了，什么时候也就有这么些困惑伴随着人们：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观念？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对待传统？由此还酿成了至今尚未接近尾声的笔墨官司——一方面有人对我们说儒家文化预示着世界文化的未来发展方向，另一方面又有人对我们说在传统文化的地基上是盖不起现代化的大厦的。

在这片茂密的迷宫似的森林里，武断地感情用事是找不到出路的，全盘肯定式或全盘否定式无异于是用取消问题的方式来解决。即使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训诫背得滚瓜烂熟，如果不做具体缜密的深入研究，同样于事无补。

有感于此，我们萌发了编这套丛书的冲动，主旨是想请一些有志于此的研究者，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传统作一番描绘，对构成万里长城的砌块进行一次清点，看看哪些是坚固的青石，哪些是腐朽的白骨；对传统在现代人的心理、观念、风俗习惯上的积淀作一番透视，并站在时代与未来的角度进行预测和评介。

作为组织者，我们指望每本书都能在所论及的领域里回答五个层次的问题：(1)传统是什么；(2)传统的成因；(3)传统对现代的影响及影响的方式；(4)传统的功与过和是与非；(5)传统在当代的转换趋势。当然这些指望是有弹性

的，不同的作者，根据自己的偏好和研究深度
畸轻畸重在所难免。

至于各书观点，并不代表编委会意见，编
委会在这里仅仅扮演了组织者的角色，孰是孰
非，由读者自己判断去。

如果说编委会对丛书的色彩起了某种作用
的话，那也主要是在写作风格上，我们强调了
可读性，强调了要舍弃那种晦涩、艰深、堆砌
概念的书斋气，强调了这些书稿不仅仅是（而
且主要不是）写给作者的同行看的，而是写给
那些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关心文化思想建
设的非专业读者看的。

倘若这套丛书能够帮助“上下求索”的读
者挑明问题，或者为读者开拓视野、进一步思
索问题提供了某些启示，我们就算达到自己的
目的了。

传统与变革丛书编委会

一九八六年四月于北京

主 编 王润生

副主编 许医农 杨利川

编 委 (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 辉 王润生 王通讯 邓伟志

石小敏 许医农 齐海滨 亚 丁

吴稼祥 杨百揆 郑继兵 张维迎

胡 平 梁 策

目

录

介绍一种“锁链理论”	1
路 说	4
在家庭规律面前的烦恼	7
探讨家庭问题的历史足迹	12
“永恒主题”不会永恒	19
岂止是定义之争	22
家庭职能在全面转移	26
“自己动手运动”剖析	31
信息交流与四海为家	34
电视进入千家万户以后	38
预测家庭明天的依据	41
经济在捉弄婚姻	47
大生产产生小家庭	52

计算机搅乱家庭吗？	56
就业率与离婚率	61
离婚中的封建基因	67
宗教对家庭的约束力在减弱	71
卡特夫人哭什么？	74
继承观念的异化	78
传子制在动摇	81
母爱在更新	87
平权，在等待着家庭	92
假如花木兰还活着	95
以后还有“私通”吗？	99
以后还有“嫉妒”吗？	104
避孕的面面观	110
“试管婴儿”将走出试管	114
“精子库”在改造父亲	117
胚胎移植的手术刀划在哪里？	122
无性繁殖刨了家庭的根	126
家庭会消亡吗？	130
家庭改革畅想曲	135
二〇〇〇年中国家庭草图	143
提倡“无错推论”	151
后 记	154

介绍 一种“锁链理论”

锁链，又名铁锁链，发明于何时？我想总是铁器时代以后吧！没有铁是不会有铁锁链的。铁锁链从什么时候起开始锁人？我想，那也一定是进入铁器时代以后很久才开始的。据《史记·孔子世家》和《列子·杨朱篇》中说：在先秦时对囚犯是用“梏（lǐ，音雷）”即绳子绑人的。铁锁链大约是模仿绳子造的。在《汉书·王莽传》中提到“以铁锁琅当其颈”。有人认为，用铁锁链作刑具，就是从西汉开始。不过，《汉书》中的铁锁是否就是铁锁链，也还待考。倘若是枷上的铁锁，那就不是铁锁链了。但，依“琅当”二字，认为锁其颈者为锁链，还是有道理的。

就算起于汉代，迄今已有两千年。两千年来，锁链不知给多少人带来痛苦！即使锁了应

该锁的人，那被锁的人也是痛苦的。因此，后来锁链成了贬义词。人们把一切束缚人的东西都称作锁链，包括无形的精神锁链。

日本电视连续剧《血的锁链》，实际上也是一种精神锁链。怎么能认为妓女的孩子身上的血不干净呢？这是典型的血统论。把血缘关系看得高于一切，这是一夫一妻制的产物，是为巩固一夫一妻制服务的。而一夫一妻制又是私有制的产物。因此，血缘观念说到底是一种私有观念。近年来，社会学家们提出以“业缘”代“血缘”，这对于推动专业化、知识化是有益的。可是，“血的锁链”至今还在束缚着不少中国人的头脑，给不少中国人带来烦恼。

令人关注的是，有些人脖子上既没有铁的锁链，也没有血的锁链，但是有纸的锁链，有旧传统的锁链，有旧观念的锁链。他们想革新，又怕革新，想突破，又怕突破。我想：承认自己身上有精神锁链，或者说承认自己身上有奴隶性、奴才性，不是什么丢人的事。车尔尼雪夫斯基就把自己的俄罗斯民族说成是“可怜的民族，奴隶的民族，上上下下都是奴隶。”可怕吗？可恶吗？否！列宁认为，车氏的话，是真正热爱祖国的话，是感叹大俄罗斯人民群众缺乏革命性而倾吐出来的热爱祖国的话。同

样的，对于我们正从事“第二次革命”的中华儿女来说，也只有迅速打掉奴隶性，砸碎精神的锁链，才能投身于全面改革的洪流中去。

有人把砸碎精神锁链看得很难，不是没有一点根据。尤其是那些把锁链当项链的人，最难对付。但也不能看得难乎其难。我们经过第一次革命不是已经砸碎了一根阶级压迫的锁链吗？在第二次革命中再砸碎一根精神锁链又有什么办不到的呢？国外有一种“锁链理论”，富有哲理。它认为：一条锁链的强度不是取决于最强的那一环，而是取决于最弱的那一环。尽管这条锁链中最强的一环比铁还硬，但是只要有一环软如豆腐，那么整个链条的强度就等于豆腐。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找到那豆腐般的薄弱环节。找到了，第二次革命成功的把握就更大了。据悉，理论家们正在竞相研究。

路 说

路，是人，甚至也是某些动物生存之必需。

路，是一门学问，不，是许多门学问的交叉。

我不懂路学，只想从走路的角度，就路面的宽窄问题讲点想法。

我曾在哀牢山骑马赶路。当走进两旁荆棘连理的“猴子路”时，马无论如何不肯走了。它怕荆棘划破肚皮。当时我想：路面能宽一些，该多好！

我也曾走过铁索桥。桥面完全可以容两人并行。可是因为桥象是悬在天上，走起来提心吊胆。当时我又想：桥面能宽一些，该多好！

我萌发这类想法之后，并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我按照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一心想从老

祖宗那里为自己的见解找依据。

一查，北宋的理学家邵雍就曾写道：“面前路径勿令窄，路径窄时无过客”，（《路径吟》，《伊川击壤集》卷16）邵雍不仅写过，临死前还对程颐讲过：“面前路径须令宽”。

再一查，早在邵雍之前，北齐的颜之推也在其《颜氏家训·名实篇》中写道：人走路所占的地面，“不过数寸”，然而，如果你只给他不到一尺宽的路，他就会跌下去，掉进山谷中。“何哉？为其旁无余地故也。”颜氏点出了留有余地的重要，比邵雍又进了一步。

又一查，在颜氏之前上千年，老子、庄子、文子都讲得很透辟。庄子问惠子：“天地非不广且大也，人之所容足耳，然则厠足而垫之致黄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无用。”庄子曰：“然则无用之为用也，亦明矣。”庄子尖锐地指出，如果把路两旁用不着的土地挖掉、挖成深渊，人就没有办法走了。可见看起来多余的东西，实在是不多余啊！

我很高兴，我与古人走到一块去了。可是，我很快又发现：尽管我是在有了感想之后，才从古人那里找根据的，但其结果，却说明我是在踩着前人的脚印走路。踩着人家的脚印走出的路不可能是宽的。行文之路很窄，怎能论证

行走之路要阔呢？

在作了这番反思之后，我的思路仿佛也开阔了：从道路的宽度跳到了思路的宽度。思路似乎也是宽一点好。爱因斯坦说，他的成功，在于他对普通的事情都不理解，意思是：对任何事情他都敢于思考。思路应该是人间最宽的。如果说马路还有边的话，思路应该是无边的。不必担心思路太宽会异想天开。殊不知“异想”是通向新思想的必由之路。按照耗散结构理论，一种远离平衡的开放系统，不断地与外界交换能量与物质，就可能从原来的无序状态转变为有序状态。思路宽，未必会导致胡思乱想；思路窄，无疑会窒息思想。

我的思路驱使我离开了我的《路说》，请前人和今人原谅。

在家庭 规律面前的烦恼

我是研究家庭学的：从一九八〇年开始发表家庭学的论著，受到国内外几十家报刊的好评，从一九八一年开始在大学里教家庭学课程，先后教过四个年级，《文汇报》头版曾表扬我教得好。可是，可是，可是我愈来愈感到家庭学是一门棘手的学问，愈来愈想把这一课题暂时放一放，事实上我这两年的精力大部分转移到了知识社会学上。原因是我无法充分地向人们讲解自己对家庭自身运动客观规律的认识，我无法自由地使用自己从家庭的必然王国中所赢得的那一点自由。家庭理论在与家庭实际发生冲突，家庭理论在与家庭伦理发生冲突，家庭理论在与其它理论发生冲突。在这三大冲突中，我眼看着家庭学被撞得支离破碎。我心痛。为了马克思主义家庭学的繁荣和发